

【顺其自然】

一杯陈酿醉古今

——汪曾祺笔下的年景

□段春娟

年是中国人的一大节。汪曾祺作品中那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，怎能少了年的内容？但其专门写年的文章并不多，只有早期的小说《除夕》及后来的《昆明的年俗》《岁交春》《岁朝清供》等寥寥几篇。他笔下的年景多散见于那些念旧之作，已与对故土亲人的记忆融为一体了。

先来看看小说《除夕》，还原一下写作背景：写于1943年，汪曾祺23岁，就读于西南联大，离家已四年，又是一年除夕至，触景生情，大约也想家了吧，遂有此创作。像他年轻时的文字一样，以意识流为主，有些飘忽，氤氲着过年的氛围——收账的走遍千家万户，好多铺子倒了，商人日子不好过；学徒把店招牌细心抹拭，却没像往年那样加油漆、飞金；一送了灶，就有过年的气象了，老祖母白发插上小心收藏的绒花，年轻的姊姊修改着弟妹们不大上身的新衣裳；写春联，墨熟有光，纸用“万年红”，写的是“频忧启瑞，多福兴邦”；各家门上以纸钱粘成元宝形以封门；更夫敲岁尾更：“——啜，睡醒些，屋上瓦响，莫疑猫狗，起来望望……水缸上满，铜炉子丢远些，小心火烛啊……”

小说再现了抗日战争背景下，小城高邮的市井风情，过年习俗，满满是浓郁的民国味道。

至上世纪80年代，汪曾祺老树发新芽，再次进入创作高峰，距离《除夕》的写作，已然过去四十载。其间历经风雨无数，而关于年的记忆依然如昨，那些在小说中提及的习俗后来也被写进不同作品中，不同的是，经过岁月的发酵，年的味道愈加馥郁醇芳。

写习俗——

“我们那里有个风俗，大年初一，多数店铺要把东家的名帖投到常有来往的别家店铺。初一，店铺是不开门的，都是天不亮由门缝里插进去。名帖是前两天由店铺的相公（学生）在一张一张八寸长、五尺寸宽的大红纸上用木头戳子蘸了墨汁盖上去的，楷书，字有核桃大。我有时也愿意盖几张。盖名帖使人感到年就到了。”（见《我的祖父祖母》）

过年时敬神，吃团圆饭，都在正堂屋。平时，各房除了在一口锅盛饭（以示未分家），菜都各自炒，“但大年三十晚上，祖父和两房男丁要同桌吃一顿。菜都是太太（祖母）手制的。照例有一大碗鸭羹汤。鸭丁、山药丁、慈姑丁合烩。这鸭羹汤很好吃，平常不做，据说是徽州做法。”汪家祖上徽州，有些菜的做法，还保持徽州传统。（见《我的家》）

写吃食——

包包子。“我的家乡，普通人家平常是不包包子的，只有过年才包，自己家里人吃，有客人来蒸一盘待客。不是家里人包的。一般的家庭妇女不会包，都是备了面，馅，请包子店里的师傅到家里做，做一上午，就够正月里吃了。我的祖母吃长斋，她的马齿苋包子只有她自己吃。我尝过一个，马齿苋有点酸酸的味道，不难吃，也不好吃。”祖母用的马齿苋都是夏天采摘的，晾干了，留着过年包包子。（见《故乡的野菜》）

入冬，腌菜。腌“大咸菜”，腌芥菜，腌“辣菜”——小白菜晾干去水，入芥末同腌，过年时开坛，色如淡金，辣味冲鼻，极鲜美。

包“大圆子”。大年初一，祖母头一个起来，包“大圆子”，即汤圆。汪家的大圆子特别“油”。圆子馅前十天就以洗沙猪油拌好，每天放在饭锅头蒸

一次，油都吃进洗沙里去了，煮出，咬破，满嘴油。（见《我的祖父祖母》）

春粉子。有位邻居，有一架碓。这架碓平常不大有人用，只在冬天由附近的一二十家轮流借用。碓屋很小，除了一架碓，只有一些筛子、箩，踩碓很好玩，用脚一踏，吱扭一声，碓嘴扬了起来，砰的一声，落在碓窝里。粉子舂好了，可以蒸粉，做“年烧饼”（糯米粉为蒂，包豆沙白糖，作为饼，在锅里烙熟），搓圆子（即汤圆）。

春粉子，就快过年了。（《冬天》）

写春联——

汪曾祺小时候喜欢东看看，西看看，看眼里的不只是沿街的七行八作、各色人等，还有店铺大门上的对联。同古诗词一样，对联也是汪曾祺的雅好，写年俗，自然落不了春联。

汪家开有万全堂和保全堂两家药店，两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都由祖父自撰。万全堂是“万花仙掌露，全树上林春”，保全堂是“保我黎民，全登寿域”。开药店要讲信誉、凭良心，万全堂的制药的过道上挂着一副金字对联：“修合虽无人见，存心自有天知”……（《我的祖父祖母》）

一条街上，生意不同，门店大小不一，过年贴的春联也各式各样。有些大字号，比如布店，口气很大，贴的是“生涯宗子贡，贸易效陶朱”；最常见的是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；小本经营的买卖则谦虚地写“生意三春草，财源雨后花”（见《异秉》）；剃头店贴的春联是“头等事业，顶上生涯”（《三姊妹出嫁》）；孟家炮仗店排门上贴的是刘石庵体八个大字：“生财大道 处世中和”，联上抹熟桐油，亮得个发坎（《最响的炮仗》）……

折腊梅——

大概缘于书香门第，汪家过年有插腊梅习俗，即所谓“岁朝清供”。雪后，上树摘腊梅花，是少年汪曾祺的分内事。相中一大枝，折下来，养在大胆瓶里，过年。大年初一，汪曾祺还喜欢将腊梅骨朵和天竺果穿起来，当珠花，送给祖母、大祖母、继母，她们梳了头，就插戴起来，然后相互拜年。

汪曾祺曾说：“我对风俗有兴趣，是因为我觉得它很美”。在他笔下，这些年俗都很美，像块有包浆的和田玉，泛着暖暖的油润的光泽。

在七十二岁（1992年）那年春节，他写过“岁交春”。正是从此文中，我首次知道了“岁交春”的说法，即大年初一，正好赶上立春节气。文虽不长，却摇曳多姿，温婉有致。写“打春”之说的由来，写家乡习俗“送春牛”，写北方人的“咬春”（他认为“春而可咬，很有诗意”）及风俗类书籍中所载春盘、春饼等时令吃食，文末还附有小诗：

不觉七旬过二矣，

何期幸遇岁交春。

鸡豚早办须兼味，

生菜便宜簇五辛。

薄禄何如饼在手，

浮名得似酒盈樽？

寻常一饱增惭愧，

待看沿河柳色新。

文中见“我”，汪曾祺向来主张读杂书，他的兴趣、他的博雅，似可从中领略一二。

“书画萧萧余宿墨，文章淡淡忆儿时。”汪曾祺的文章好看，好看在哪？端的是这些旧日风情，蘸满情感的浓汁，略带些哀婉又甜蜜的忧伤。回不去的童年，回不去的故乡，回不去的年，怎不让人心生怅惘？这是苦辣酸甜的生活熬制出的一杯陈酿，亲爱的你，可曾品出其中的滋味？

【城市地理】

昂文烟

□高军

已经进入小县城生活多年，每个大年三十早上我还是会走下楼房，打扫一下楼前的卫生，把很少的草屑等堆积起来点燃。最近这些年，想在楼下地上打点草屑等已很不容易，于是年前就到街边小货摊去购买干豆秸、干芝麻秸，和象征性打扫起来的草屑等掺和在一起，点着让它们冒起烟来，接着去燃放一挂鞭炮，在噼噼啪啪的炸响声中，烟火渐渐变小直至熄灭。总觉得进行完这一仪式，才算正式向新年的门槛迈进，新年随即就来了。

这一仪式在我们这儿叫“昂文烟”。“昂”这个音，应该读普通话的三声，在这里只是代表读音，我查了很多字典也没找到这个意思的字的准确写法。我们这儿方言中“昂”的意思是“用火烧”，如“他的被子叫火罐子‘昂’了一大片”“小曼不小心袄‘昂’了一个洞儿”“庄东一片地边上的干草不知被谁给‘昂’了”等。“文烟”好理解，就是小火烧出的烟，不是舞舞扎扎的，不是控制不了的那种。过去院子里不会有农药瓶、废塑料等，堆弄起来的就是一些草屑、碎树叶等，用火柴点上，燃烧很慢，成为很少见火焰的文火，大多时候就是冒烟，所以叫“文烟”。

关于这一习俗，我曾在乡村问过很多人，但大家都说不明白，很多老人说：“风俗风俗嘛，就是这么一种风俗，什么意思说不上来。”我还是想弄明白“昂文烟”的习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

由于沂南县是1939年从沂水县分出的一个新县，我就去认真查阅流传下来的康熙十一年《沂水县志》和道光七年《沂水县志》，想从志书中找到渊源。康熙《沂水县志》“风俗”写得很简略，未记“昂文烟”等具体风俗，并作解释说：“地本荒僻，文献寡征，凡冠婚丧祭之礼，晏（宴）会起居之节，好尚议论之类，率以意为之。古语云‘穷乡多异’，亦其理也。”道光《沂水县志》原样照抄了这一段，并说域内已“讲礼节渐多”，“然地域既广，风尚不齐”，书中同样没有“昂文烟”等的记载。从这两部县志来看，在以前的历史上也没有文献记载过这些民俗，很多民俗其实都是“率以意为之”的。

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多年来的一个固执看法，我国古代典籍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号称“三礼”，对礼法、礼仪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，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重要依据，对历代礼制影响十分深远。可是，春秋战国以降，特别是宋、元、明、清以来，为了参加科举考试，读书人多重视四书五经的学习，乡村读书人能读完这些书的就是很了不起的文化人了，很少会有人再去研习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等。而乡村又需要各种礼仪，乡村礼仪程式的解释，操控权只能在农村文化人手中，但他们大多对“三礼”研习不够。即使有些人研习得很深透，但“三礼”太繁琐，照搬过来并不适合贫穷的乡村人。所以这些人就会进行简化，甚至随意做一些改变，于是他们的操作慢慢就成了民俗。而这些人各人又有各人对典籍的解释和操作，有时也会被当事者家庭再做一些改变，所以就形成了“三里不同俗，五里改规矩”的情景。

“昂文烟”这一习俗外地并没有，应该就是在我们以及周边地方形成的。我想，当初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，各位主事者应该都是“率以意为之”，有各种解释的，但他们的解释并不能被统一起来普遍接受，于是这一习俗的内涵就越来越说不清了。

1997年8月版首部《沂南县志》“民俗”中未记载这一民俗，2012年8月版第二部《沂南县志》将其记为“笼瘟烟”，说其目的是“祈求把瘟神鬼怪熏跑”。这样的解释，应该也是来源于想当然，来源于望文生义，解释得相当狭隘。还有人把“昂文烟”理解为打扫卫生，烧掉垃圾，干干净净迎接新年。这些说法当然也都不错，但就是都太简单化了。小时候，从没有人告诉我举行这一仪式的具体目的是什么。母亲曾让我们用这烟火烤一下眼睛和手，说是会眼明心亮，手不会冻伤。

“昂文烟”里面应该有很丰富的“吉祥”文化的内涵，各人可以各有各的理解。对于“昂文烟”这个仪式，真相应该是人们一直都说不清楚的，但绝不能简单化、单一化去理解。

大年三十早上“昂文烟”，早已成为我下意识的习惯动作，成为骨子里的一种乡愁积淀，成为一种浓浓的文化情怀。